

禮記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七十一之一一百七十五
炎興下帙

第一百七十一卷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第一百七十二卷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第一百七十三卷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第一百七十四卷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第一百七十五卷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次行有題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一

夫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
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駐建康府

詔

詔曰朕獲繼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昨以盛秋

載親戎乘露車於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來侵幸以時而克

定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于妖氣氣釁元多

艱兵革靡息示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毋忘大業思鼓

士氣以恢遠猷惟黃帝以上聖之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

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浚還獨對已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及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帥請罷之上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可與趙鼎議之後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几南耳然劉豫嘗倚金人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故地可保金

人不侵入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劉光世軍下統制將副多出其門若與故罷之恐士卒懼而不安浚不悅

治之日有于邁之師朕於斯時敢替前軌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迩俾迪朕懷浚見上請幸建康府鼎諫未便遂罷鼎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而下移蹕之詔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

勅賜李綱等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敵人投兵南向朕親行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遁念茲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計凡今攻戰之利備守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未上

朕將屈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佇嘉猷異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好遣書指不多及

丞相李綱對曰臣伏讀詔書以為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熟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奏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干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魯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願臣學術濶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輒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仗強悍之虜提兵南向倣擾淮壖其

勿以諸將屢捷為可
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
未振尚使

意蓋料朝廷踰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
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
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
誠為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竊願
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
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敵汚腥
羶為可恥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而臣謹承古往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
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
以謂不然譬如奕棋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

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
籍爭衡光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
靈武故能東向以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
倘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
久財用調度之費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
使之獲息乃為得計議者又為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
為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碁舍局心而就邊角迫
蹙偏小寢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嗜之師諸葛亮
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
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身安能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

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則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象宇。文拓跋之盛率。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

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付錢糧。謂如淮東則以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來。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以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州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南。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

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帥重兵于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後可以謀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克捷曰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鄉以戡大亂此事雖似落亡難谷然在陛下聖志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

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矣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曰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覩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瞬之間僭逆之臣可正彙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驛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

形勢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逼迫所
 據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
 壯地勢寬博可以容萬乘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與未復舊
 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貯穀
 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閔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
 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
 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
 康守臣修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
 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
 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闕制度亦有不可必者有城壁然

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
 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漸修建度幾不擾此措置之方當
 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臣陛
 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點
 虜之勢為所驅迫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
 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保履之使數路之民困
 于重斂傷于慘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
 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束約備如宿遷之民者
 必有作外援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
 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

孰敢不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發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
 未歸者皆優與官秩可為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
 陷溺之民知所以告孟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者攻
 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
 已粗陳其梗概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
 從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
 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
 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
 不易言而况于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
 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于無

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惟
 谷雖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冒鼎鑊刀鋸

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躬聰明
 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
 日壞將驕而難馭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積民力
 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群
 臣誤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人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
 重建立功事與夫充位備員者固皆不逃於聖鑒天用人如
 用醫必先知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貴成功今於
 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

殆將飲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安取於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蒙^華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眾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

醜類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人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興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使我罷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瑟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請謹陳其說竊觀自古創中興之主必有勝兵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至高祖既得天下擊韓信陳^稀黥

布未嘗不親行光武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下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戰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使萬乘冒風濤不策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械器時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願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

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至假道於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惧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礼物不費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平不成而徒為此擾攘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強之計動輒相妨寔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莫之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而已至於邀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

公則當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自
 今以往姑罷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定然後擇所當為者
 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候吾之政事修
 倉廩寔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雖兵
 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
 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
 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強盛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
 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
 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
 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

士用命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矣臣昧死條上
 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
 惜日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
 亂之主履時艱難必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
 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
 濟故高祖親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
 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玉霸之
 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股肱之臣遂得捍禦大敵可謂得
 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
 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譽于無窮昔高祖始終用蕭何

太宗始終用房杜故能戡定禍亂卒致太平官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任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伯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伯也伯者猶如此而况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至公事形迹未必有至舉而鄭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相與無至誠之意而為嫌疑之為避不足以建興邦之大業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二
夫興下快七十二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公選人材夫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異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賈復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亦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酌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所忌嫉

或中之於黷昧或指之以朋黨或誣之以大惡或謫之以細
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
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
偽而辨其臣之無辜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為伊所以見
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
人端士者往亡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
寤寐側席而有乏才之歎懷材抱藝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
而進前陛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亡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

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
其家得半橐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
安用惡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亡者惟見其惡愛者惟
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 廟諱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常能
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
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
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
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
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寔相為表裡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

議論正則是非明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得所宜而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議論不正則是非不明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浮虛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繆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之前何其士風之淳厚自數十年來非持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士風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所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後士風迺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

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詔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孫子然亦何補於事向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寔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蕩人大訾則大進小訾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閔陝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加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以陪日之功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借使遭謗因說之臣無浚之功又無

大臣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異察其不然者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寔所誣人功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非所以脩政刑也臣願陛下明降詔以戒士大夫使体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音賈誼諫文帝養大臣以礼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寔其情以正典刑不宜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

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規模先定而後積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讎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模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逮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陵侮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

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此施行又詔州縣便器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紛擾勿太緩以失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為矣此時之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沉奔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時之用渴而穿井聞而鑄兵其

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臣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寔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寔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糞蓑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非人不因人夫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啟運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

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也
今未嘗盡人事寇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
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
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
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
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威天戒夫天之
於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戒之者亦至也孔
子作春秋于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
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
為灾者以能寅畏戒而仰合天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

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變灾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
昭昭然也此年以來災惑夫次太白晝見地震震水溢或久
雨而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
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
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寔不以文此在陛下以
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災惑退舍太戊桑
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寔臣將見百祥
來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堯王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
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守宇者少康以一旅而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
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
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費陛下智勇天資春秋鼎盛欲
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
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改過之度如天
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鄰食其勸高祖禱印以
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德彛勸太宗用刑法以威
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
功可成豈切々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

續成之後措置之失可謂盛德之舉矣然則今日措置安可
復蹈前日之轍臣今所陳皆改轍前日之道皆非舊跡所能
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聖裁矣夫以聖祖仁宗二百
年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
此德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
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
張仲以在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
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
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寵六飛之

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適於寺倫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士事每懷愧悵違去闕廷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興世故窮荒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戒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教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鄭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患

難衰病交攻常惧先犬馬填溝壑無所仰報盛德於萬里一今者獲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口哀憐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惧戰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臣條具邊防利害未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教行溫詔未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為難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思黃髮而伯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艱難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

帝幸亞天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誓我羗肆於
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骨訓之
辭若恭承黼坐之側咨諏當世之務如親訪草廬之中詢事
考言遠邁唐虞之舉吐奇策宜得良平之臣而臣曩以非材
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踈憂患熏心志氣彫落夫何款
啟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以審察事幾條陳利害
函上臯囊之奏冀陳乙夜之觀慙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
踈通知休豈類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
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天啟中興之運則
臣結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岳深崇豈賴涓塵之助日月清照

但傾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
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
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
弱為怯宋襄圖霸而兵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張烏足為強
哉孔子以魯抗齊而侵疆以復子產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
競力弱何必太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
夷未嘗虛張也為其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以一天下為政不
獲于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太怯也其後漢高
帝出關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強盛哉榮

朝廷妄進狂瞽合劉
光世通使虜酋說
其利害以為得地則
歸

陽成舉之間百戰未休何嘗曰吾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
宗戡定群盜鎮撫四夷時強時弱度議定計皆略相若國家
自金虜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
之不知民不肯為夷狄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
虜人退師亦頗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
丹之叛臣為金人之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
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寔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
豫失亡則在虜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豫邀
之東平百端虜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
以為得之北未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州擒獲漢兒

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携酋長書歸諭以立國之
体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眾欵本朝則河
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
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
書繼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恚不拘
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賊劉豫陰導虜人提
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
不安慰狂虜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
待釁又賊豫啓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可失也自古
兩國相敵力强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

衆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况今勢未有便臣前
奏乞安慰狂虜當用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酋長書明言止
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
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乱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乱臣而魯不容
况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倫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
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虜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
士氣而沮彼賊衆蓋知討叛之不必大怯也虜人立豫諸酋
皆不以為是其為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
地虜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事徐議河朔猶當以
二聖為請臣前奏亦已畧具果蒙陛下採擇則逆順之勢一

公人百其勇是為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
藩籬宏遠堂室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獲虜人厚拊存之
彼各識所屬酋長之意分遣書詞不差_主殊則是為措置之方
使虜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衆知朝廷但誅首
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畧若乃器械之良贏軍食之
困匱裨_才石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
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跡無所知識惟聖明裁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炎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而為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為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不敢不為諮訪而漢祖賴良平之謀而創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為中興主孫權用周瑜之說遂摧曹操而拓有荆州蜀先主用法正之謀遂擒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之効也恭惟陛下神武默運禦戎却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亟靖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冲退損參

古酌今以然後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餘忠精思熟講祈補萬分之一輒効愚言借萬全以為元老決戰以為將軍相與問答以為陛下猷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今天子之駐蹕三吳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于時逆劉干紀金敵濟師踰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常德赫怒旗建泰一親總六師將士賈勇人倍其氣雷動焱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長江天險巨艦鶻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饑飽以壯

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濟饑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克醜虜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感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饑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廼躊躇淮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已若所謂善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耳然將軍之所謂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僕請為將軍畧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其至焉將軍曰唯唯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脩之不窮追也故魯莊公追戎于濟西僖公追

齊師至于鄒聖人之於春秋皆書以危之且虜之奔北尾擊
過淮也可未宜遠去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
說之未測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賊無故退軍勿進攻之
設若我師犯此而前追于淮北生靈塗炭人人懷歸如流離
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柰何餽餉干
里士有饑色若其畧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
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却敵以安群情無或動群情以資敵未
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功要當愛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
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蓋未晚也將軍曰曷為善後之
計曷為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

方明撫綏之畧然後可圖也曷為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
者兩河之民十之七九州之虜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爾主
兵少怨仇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仇而撫之則為我利
矣投降之簽軍就係之首長既貸之以錫其類宜優恤以勸
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祿之民或添差闕員以祿
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其有材勇者寘諸軍中各隨其宜而
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九州之衆聞風懷惠携持而來歸
一旦驅而之戰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中諸
叛師古輩以不快于王似而去之孔彥舟以仇嫌權邦彥而
去之初非本心倘能遣使間道以往諭上德意而後以恩私

之俾其自効彼將銜恩感義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虜俘于
 行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偽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
 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効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
 斬首而來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槩如此曷謂措置曰恢
 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秋之未衰不患金秋之未衰
 患吾措置有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
 効見目前之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不諱廟乎夫立國者莫
 大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
 壽春以趨江都張建封固霍丘以精兵游擊而希烈為之遁
 長江得形勢卒保江淮符堅東畧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

之兵阻淝水而破符融數十萬之衆棄甲宵遁於是徑造渦
 潁經畧舊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
 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為界豈非得形勢今日之計莫如
 屯據淮甸置師壽春而真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
 以籬落江表夫荆南古荊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
 爭之地吳不得吳蜀不得蜀魏不得魏為今日計當軍其要
 害以為吳越之屏以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二蜀轉
 漕給軍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
 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二蜀僅存而三
 秦已失為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為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

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候常若寇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釁而動以為犄角制勝之勢使彼欲南顧則右有西師之可虞彼欲西寇則左有王都師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者也所謂盡措置之方其槩如此曷為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為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鄆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為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無恃敵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誠以與使樂於用命悅以役人使久而

無倦召募死鬪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間諜以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殘破之邑勞來歸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為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概如此曷為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為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料量眾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為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概如此雖然於斯三者又有先後之序焉先明撫綏之畧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盡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

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轅淮汴蹂躪濟鄆憑軾而復偽齊之城橫趙魏塞鴈門太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于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轅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所未悉蒙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當決又聞戰以氣勝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願元老遠圖之元老曰不然鷙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彼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

武王侵隨行成而歸鬪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脩政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今也敵人潛師而北必盤薄徘徊于宿亳徐淮之間幾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進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柰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曰曷為修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感狹而有

以御名其不忍之心察卹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
 須之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
 力使官吏無並緣為奸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之遠邇黎
 蒸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并力
 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義
 偽齊之去順効逆虐用其民棄民久矣棄民則失助矧前日
 之舉起意於逆劉金敵為之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為
 劉賈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喪又多自茲偽齊取疑於金
 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曰寡助
 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

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蚤正素
 定然後奮威諸路運衡以進決有成功也若徒知目前追擊
 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也言未卒將軍愀然改容惘然自失
 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噫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
 醢鷄之覆御名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沉思視
 倏忽而無見聽恟恟而無聞若戴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御名
 如見箕子告之以為武王陳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汝之所論雖得於千慮而單
 聞淺智或昧事機未可以為確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群策質

三朝北皇會編
七
諸廟謨而斷自神美庶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覺醉醒仰
天而嘆曰亶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
而容其喙矣

李參政邴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奸謀外引敵師稱兵犯順
人神共憤天地不容陛下神武推揚聖心獨得親率銳旅前
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浹旬累奏捷音虜勢既窮
潛師宵遁天聲大振國勢遂強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
垂清問俯逮舊臣蓋將總衆智以為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錄
臣恭惟聖訓條畫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日出輕兵二日務
遠畧三日儲將帥四日責成功五日重賞格何謂出輕兵關

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由關陝可以窺河東由河
東可以窺河朔河朔平則京東不取而自歸故曰關陝為進
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東京內可以保江浙故曰淮南為
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
則彼得以一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然不用命於關陝
則彼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為表裡者也前曰遣大臣經
理關陝誠是然未嘗用兵於京東以分其勢故彼得盡銳以
挫於我今淮南之兵既捷矣而關陝之圖尤不可緩也或曰
曷不經由宿泗以取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師今大將統
衆兵者數人皆平日所恃以為根本若輕而餌之賊境萬一

有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臯王進楊圭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土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聖德澤涵養之仁厭偽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進取東京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輕兵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為乎何謂務遠略用兵京東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東京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

陽虎豹皆股栗而却走勢之來也符堅以百萬屛於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敵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虜驕甚憫然有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間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殺生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衍士馬強壯形勢利便號為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國家自當循秦漢之舊

建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所以為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清衷願陛下於二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臣因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間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為而已今諸大將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衆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又今有吳玠岳

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錯內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之不强哉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者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廟略使尋當一隊毋煩隸於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勲名為岳飛吳玠之儔也何謂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功名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勲名已著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廟諱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略中原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若思權節據其上流若思雖有才略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棄臣嘗嘆息於此可為萬世深

戒何謂重賞典曰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
詔有司預定賞格以頒天下小者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
城一路十人長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自
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
罰勸於用命矣昔漢高滅項籍最後楊喜等四人各得籍地
以封夫滅項籍者良平之謀信布之力也豈四人能知哉適
會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如此其厚蓋示天下以不私
所以勸後之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耶然則設
王爵以待有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為不可唐郭汾
陽李臨淮是也粘罕強盛孰與祿山之亂二聖播遷孰與川

蜀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今日事勢尤艱於唐也
第未有復中原之功爾果有之何愛於王爵哉守備之宜有
五一日固根本二曰習舟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遺策五曰
列屯戍何謂固根本夫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踞漕運便利
陛下欲圖中原必駐蹕於建康此不易之理也則江浙信為
根本矣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是何
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興十萬之衆
深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將而我已騷然坐困矣民賦固
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給之此必窮民之力而後
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者

此也然則不遂進取乎曰臣前所謂遣偏將更出徐泗以擾之是也否則尚有說焉晉之遣祖逖也給兵千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屯于淮陰始鑄兵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後既斬張平帝嘉其功運糧以給而道遠不至是兵器與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強敵自河之南皆為晉有乃知古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為也誠能慨然以成功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為虛內以事外則夷狄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為不可廢是謂進取保固兩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

百隻守臣經畫來上必如期而辦今既以長江為險則教習舟師乃今日之最急務臣聞某州某縣各置水軍五百名以橫海為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下瀨樓船將軍之號皆水軍之名也臣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息而去則舟師之盛望之足以威敵矣况其寔可用耶臣又聞之海民船舶不動數月則生水蟲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又當為教閱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既以習戰鬪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虜人

自金陵渡江寔緣吾本為避賊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來及其還也韓世忠以舟師遏於江上相持累旬幾獲其酋帥彼虜掠雖多亦不得謂無所失也去冬淮甸既不肆諸將輕兵迭出捷奏係道情見力屈潛師而遁則虜人自用師未有如今日挫衄者臣度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為築室返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以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漢以出吾右為多方以誤我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為築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此二途可為深虞者臣願預講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雖出奇吾預知之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遺策兵之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竊意有未經講畫者昔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菝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見不以為疑其後萃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彼攻之詭計而我不知也魏之伐吳也吳人以車張席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一夕而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斂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不可不知也古法雖不用于今緣此類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皆預為措置寧設而不用事至而無備則無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縣數千里守備者非一譬若一身必有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

沿江州郡孰為心孰為腹孰為咽喉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矣臣願差次其緊慢最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諳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汝為作過屯申世景于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沿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人情豈相遠哉措置之方有五一日親大閱二日補禁衛三日訂使事四日講軍制五日降勅榜何謂親大閱竊以陛下親總六師遂却大敵此盖用高祖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練

習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講武之禮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閱蒐于紅是也當承平時且不_右敢忘武備今日尚武之際豈可曠而不舉乎臣聞諸將練兵異于曩時其挽強蹶張擊刺之技習熟既精且累經出入能趨走耐勞苦陛下誠因秋冬交具軍容闢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制觀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絕特者或賚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勵之則將士感悅競勸其勇氣自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有常勢此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內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炎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踣道路遺

棄老弱小人不知忠義大節或有愁歎形于言色明州泛海之役亦稍喧悖當時聚其儕類出為諸州指使其寔踈外之也自茲禁衛愈單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譬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托於山林失其所以為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十萬韓愈曰北軍千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慵惰不為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廢也嗚呼是不幾於因餽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願陛下擇忠寔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缺增訓諳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強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末大不掉之患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四

炎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衆矣至其最甚而切於時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隸將兵用虎符調發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隸於將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為虛設獨所謂廟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攻騎射履行陣固兵矣擎肩輿供技巧服廝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貳下至宮觀里居之士皆破兵為白直冗占私役詭名重疊其弊百出皆原於廂軍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

一路一歲不知幾千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有之蓋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為府兵至唐而為衛兵至開元而為御騎至五代而為方鎮之兵也隋唐軍制至五代而弊極五代軍制至今而弊極矣而廂軍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則固可廢歟曰今侍衛步軍司所領固不可廢惟州郡在所議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使外其餘合破廂軍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見其明文豈今日所謂僉從者即倘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費幾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僦人為散從官以役凡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人之屬悉募人以充分郡大小以制其數大

底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其所殺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禁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安可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老弱而願為民者聽從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何人矣第勿招而已如此則人情順適公私兩濟庶乎其可行也何謂訂使事金賊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且和且戰卒用此術因契丹及中國其貪婪狡譎如豺狼然志於吞噬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也哉和好決不可恃徒費我金繒款我師旅而已然以二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為禮當然而行之可也謂其可以和好非也朝廷

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侍從繼往未復命而兵涉境矣此可為戒然既以餘力行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以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江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於執政或出於翰林學士其副本皆未嘗付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使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錄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廷旋為措畫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者哉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止左右司領之悉裒前後行遣之見存者稍加類次使有條章其有未盡未便得以參訂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何謂降勅榜古

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僭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倔彊歲月昔漢高祖數項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偽齊固不足比數然兵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蓄僭逆與夷狄共事者必速滅亡吾民曉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者多矣或恐勅榜太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為檄書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懷之略有五一曰通德意二曰先賑卹三曰通關津四曰選才能五曰務寬貸何謂通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夷狄橫征苛斂斯民怨憤痛入骨髓特迫於金人之勢彊服之耳登萊沂密

兗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寇以來各聚徒黨結為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偽齊暴虐如此勢必有未下者願召募有心力熟於山川道路與其豪右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往招誘諭以德意倘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然立功者不次旌異待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招徠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有見效他日行師入境響應者衆矣然應募之人虛寔難辨今遣數十人不過捐十數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還報委有效驗別與賞典大抵軍事尚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為神奇自今觀之僅若兒戲然卒用此以取陳今既與敵人爭勝

負苟有可為而無甚費者皆不可已也何謂先賑卹自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已有業不須復為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南避寇士民有官者許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深得撫循之道願倣此意別為新制應自江北歸民來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偽冒或量給口券或許以權攝或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不能自存者令沿江州郡擬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乃止借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為南兗州或遷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以處

流人但使沿江郡安泊賑卹示朝廷懷撫之意亦古之遺制也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遠而來道塗險塞盜賊剽奪饑寒奔逼艱苦萬狀能自達者無幾理當優卹願敕淮南州郡約束沿江地分人遇有來歸士民即時報所屬給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覓錢物此常法外稍加重斷官員失覺察停替仍於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於歸附無不達之虞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衆矣朝廷嘉其忠順或賚金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袁紹謀臣許攸

來奔曹操跣足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卒用其策以滅紹李愬得李祐不殺卒用其力擒吳元濟夫敵國之人尚待以不疑賴以成功况吾人耶臣謂官吏來歸者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又安知無許攸李祐之人耶如此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苦疾之在已此帝王之盛德也然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場之上不務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於上而德意未昭於下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畧吳二

兒為俘者還送其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為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滅吳然則欲取人之國者必先有以得其民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况吾人乎臣願勅沿淮守臣令具知此意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一皆寬貸俾洗然有更生之望則來歸者衆矣臣既為陛下條畫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矣然臣區區復有獻焉曰增修德政而已孰為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者是也蓋德政修則前日之所陳皆可以力致德政不修雖有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猶未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子

職修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則天下之應順閭門整肅上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內外康樂而國祚興焉天人之氣應也子職未盡必嚴顏以勵之諄誨以諭之非他也親愛之而已君道未盡必垂象以示之災祥以警之非他也亦親愛之而已教之不聽不能無放黜之子警之不悟不能無危殆之君然天人之際甚可畏也人君苟能脩曾中之誠以事天其應如響古之所謂反風起禾熒星退舍者豈空言以誑世哉頃年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其後滕康上疏謂當時無人為陛下道此者大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擢康為執政臣於時政記

中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能之乎臣伏見今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比餘月為變亦大正月朔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西漢嘗有此異鮑宣曰小民正月朔尚懼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其後漢以衰亂此豈可不大畏乎術家謂日食各有分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子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多在入君劉向脩論之矣大抵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名位與夫夷狄犬羊之君豈足以應天變天意決以警陛下臣願陛下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兢兢焉勉勉焉發一言施一事凜然若上天之照燭其上也至於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廢苟無誠意以將之亦虛文耳傳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況於動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能脩德天意必順此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天合則災變息福祥臻年穀豐登氛侵消御名何戎狄之不可攘中興之不可冀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下之誠心也前日避狄誠不得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却醜虜非獨吳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孰過於此然願陛下推廣此意因策

三草子集卷之七
七
勲之際引前日之咎告謝天地宗廟且諭之於民曰使吾赤
子室廬焚蕩老弱殲夷皆朕之過也他日敵師至境誓當躬
率諸將併力捍禦期於保國固知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
屠戮之禍而有更生之望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自
有道非獨用慶賞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祿賞罰為人主之
大柄臣竊陋之夫賞罰者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以待豪傑
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也蓋希賞而赴功與畏罪而不為非者
中才之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合於義則進不
合於義則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爵祿不可得而榮也刑罰
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為於世而不得豪傑之士與有

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興王之世必有佐命
之臣心德同而無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鄧禹
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太宗豈待爵祿誘其前
刑罰驅其後然後為之畢力也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可與
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可與之亡生為宗臣沒配清廟苟
無誠意以相與而徒用區區爵祿刑罰以為重輕則子房孔
明之徒尚安得而用之故臣願陛下待遇大臣先誠意而後
名分先道德而後爵祿君臣相與懽然都喻吁咈相得於言
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讒慝何
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於無窮矣臣

又聞人才不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法理之士時艱則用超
 卓之才伏見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責之太備纖痕微累必遭
 指摘曩愆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
 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祛射鈎之人猶且不廢况其餘者哉
 漢孝武英雄之主也詔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
 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魏武帝
 建政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
 行也陳平豈篤行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
 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得超
 卓之才以濟大功非濶略細謹不可也曩在仁祖時元昊背

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
 者莫不咸在雖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
 為詭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宗祖時為如何而必欲求纖微
 于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士顧其身之不能卹何暇
 語功名之會哉臣曩侍帷幄屢聞聖訓叮嚀及此嘗歎聖度
 寬容真英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將明聖意迄今猶然臣願
 陛下如漢魏下詔以諭群臣使群臣曉然知聖主所以用人
 之意不在于求全而在于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謀異能之士
 自拔于流俗而出為世用者哉天意順于上民心悅于下有
 有道之君子以謀國體有超卓之奇才以赴事功則人君端

三才圖會卷九
九
拱無為而天下治矣臣前所謂德政修則所欲無不遂德政不修雖有致治之術猶未能有濟者蓋謂此也臣智識蒙陋才力綿薄頃蒙異數擢在政府勲績不效退頌祠宮方陛下焦勞暴露躬臨大敵而臣安處家庭坐糜廩稍不能先士卒冒矢石効一旦之命臣獨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惓惓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冒旒扆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具錄奏聞謹奏

張參政守對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功圖善後之計凡今功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

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病痰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萬言盈庭不敢枝辭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論利害之寔願留神裁擇議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人民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利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

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 之序也臣請言措
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
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
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
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
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
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
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
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
五千人綦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

廷之權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
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
患者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于東南轉
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
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
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
來漕運之船諸官司名目占留私自賣販州縣製造尋又奪
之故每以乏船為患而漕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根刷見在
之船悉歸漕司仍請諸路各造一二百舟各專充轉餉如有
官司或諸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錢糧

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將帥申嚴紀律不得秋
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
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自辟生齒自滋江
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更定候正防秋復遣大臣
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
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
折箠而答強敵可以固保其土地而阜安其人民綏懷之略
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具一
二狄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
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

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攻戰之策

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

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爾名公之告武王曰明王真廟德四夷

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

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

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

真廟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

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

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

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

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而俾盡効其力信賞以勸其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罰以治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伏俯以俟誅殛

顏黃門岐對臣岐二月二日巳時急遞到福清縣有正月十五日賜勅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虜勢既屈又為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臣

今竭愚條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攻戰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狄之遽來未知其賊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總六師按甲江上可謂決于聖斷矣或將或帥皆奮命往前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騎遁去臣望陛下而今後益擇賢將使之分兵而任責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明賞罰者沿邊臣僚見今盜賊既知疆界頗靜我之戰士有才有勇皆無所施雖欲遷轉無自而得將官帥臣亦安閑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其衆心俾肯服職則守備諸事皆

不足慮也。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令不妄動者。衆口之家，或遠或近，皆欲安逸。若統其軍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咨，嗟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賴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旅，昔日所被其禍甚多。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帥而下，至隊伍長，皆得措置不妄。所舉則軍衆之心皆忻快矣。聖問曰：綏懷之畧，臣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伍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安靜也。其間不幸身屬賊者，狄衆奔波，則隨之不及。既來歸我，聖明雖當時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一例收之，或亦如舊分于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便也。陛下自臨安親征，至於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舍。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不擾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可行，雖愚甚如此。臣冒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臣亦不揆，輒明言無隱。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觀宋庠所贊尊號錄，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意欲因今事為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臣望陛下不以臣愚戇率爾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無疆之慶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炎興下帙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一日
五日丁丑盡其日

王參政絢對臣向蒙誤恩除帥浙東勉在職幾甫周歲去
 秋偶以衰疾瀝懇披誠乞領外祠以休疲憊仰荷聖恩矜從
 免以罪罷竭來浙右寄居崑山席未及煖虜騎侵犯承楚戎
 輅親行蘇秀稚菴延頸歡呼爭覩天日臣於斯時屬以衰羸
 屏伏異方不得同郡縣官吏班迎道左以望屬車之清塵臣
 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竊伏念頃以菲才猥蒙拔擢叨與政機
 日侍帷幄親承睿訓眷待優渥顧非捐糜不足報稱今雖閑

退忠不忘君豈敢自後畎畝之民故於今日脩禦之計夙夜
疚懷私自籌度藏於胸臆念欲獻納而未之敢方此愧憤不
知所為今月十六日戌時准尚書省紅字皮筒遞到詔書一
道賜臣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竊位素餐已試
罔効分當擗斥不足收采敢意聖慈尚賜紀錄曲垂詢問猶
不棄遺伏請之際戰灼隕越汗浹涕零不勝感激愧怍之至
伏讀詔書所 攻戰守脩措置綏懷之策皆軍國之先務廟
堂之大計臣雖罄竭何足以奉承雖然豈敢隱默以違明詔
臣謹竭愚妄之說攻戰之利臣愚以謂莫若作士氣守脩之
宜臣愚以謂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謂莫若經久遠

綏懷之略臣愚以謂莫若惠吾民謹按其畫一如後一臣所
謂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是一戰之頃氣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是
一日之間氣有銳歸矣去冬虜騎驟至侵軼疆場東陷承楚
西掠濠壽曲之在彼人所共知 如此其甚所以我

軍憤怒人百其勇直向無前至於虜勢既屈潛師遁逃誠如
明詔之所謂者臣聞新春以來捷音係傳市井閭里畎畝數
澤之民聲氣接和更相告語欣若更生人人始有安堵之意
茲寔廟社之靈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說焉士氣
憤怒十旬有餘非特一戰一日之比其氣豈能常銳而不衰

哉又况屢勝之後將佐士卒志得意滿氣適其平而怒斯釋矣使敵人伺隙而乘之則今日之勝安不知為他日之負哉此最兵家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戰之利莫若依士氣者正謂今日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却顧所宜素講者也臣願明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候厲兵秣馬常若寇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申嚴約束更迭救援無敢蹉跌以後期會擊東則西應擊尾則首應不約而動如十指之捍頭目朝廷且復以時濟師張大聲勢使爾前行知後必繼至而增勇後繼知爾行深入而爭先如獵豺虎如救焚溺以此衆攻何不克以此衆戰何不捷倘或留兵寡少敵

兵未至委之而去則不若留兵之為愈又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人不思戰忘戒而易擾弛備而易犯兵教徒多雖謂之寡弱可也何足倚以為固哉臣又觀狡獪不情陰戾狠賊金虜常態安知今春之遁不為今秋之復來乎向探所得可喜之耗安知非彼揚其虛聲疑吾戒心怠吾士氣以肆其奸譎之謀乎臣竊計六師順動饗軍犒師賞賚之數費倍他年昔伍員欲病楚其謀以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今我之動煩費若茲臣竊謂虜情詭詭隱伏難測安知其計不出於此是東據承楚而不動西掠濠壽而不居去則探掠駟虜復歸巢穴我來則去我去則來

此風漸不可長所宜深講攻戰之策預備再至之謀使異時雖欲為此而不可得則攻戰豈可遽已而士氣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此也一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臣所謂固淮甸者非謂直以淮甸為邊陲而無意于中原也國家大計理有先後勢有緩急固當循理而行觀勢而動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漢高祖東向以爭天下則以關中為根本滎陽為阻故雖戰屢敗終守死必爭不肯捨此者志不在于滎陽而乃在于天下也今國家北向而復中原者何以異于是江浙者國家之關中淮甸者國家之滎陽淮甸雖屢殘破亦不當置之度外者志不在于淮

甸而乃在于中原也昔苻堅以九十七萬之衆伐晉既破壽春而敗于淝水當是時壽春淝水皆晉有也魏太武自雲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索百宰掠廣陵而歸當是時廣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見晉宋五朝皆倚淮甸以為屏蔽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保淮甸然後可以經理中原決三大策其要皆在于淮甸者國家之滎陽在所必爭而不可失之也漢得天下其業寔創于滎陽則國家之復中原基址寔在于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寔然後可以復中原臣請設為難問以畢其說若以謂蓋乘戰勝之勢大舉深入克復汴京據上都以令天下四方指顧而定一舉而成希世之絕續豈不警

勞而永逸哉臣竊以謂過矣何以言之高祖二年楚兵方勝咸而深入則漢嘗大敗于彭城後至五年楚糧既乏而夾攻則漢方得志于垓下爰自臨淮以北陷沒累年綿地千里行師十萬月計糧餉以石數者七萬有奇以運漕則汴水絕流以負擔則非調夫十五萬不可絕以食則無糧可困矣又况歸路之邀我糧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則內輕而外重外寔而內虛分兵以往則我分而弱彼合而強未見衰弱之形而遽深入幾何不類漢入彭城之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則深入之說臣不敢以為然也若謂敵人糧乏匆遽而歸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順幾十年矣初未嘗賣糧也今日

偽境濟淮而襲承楚何遽計日畏糧頓改嘗度哉又况承楚稼事未終稅賦未入虜騎忽至縣官倉廩雖虛而農家之穀被野是必驅役吾民舂穀為米負薪供爨厭餐飽膳又復漕運餘糧而西去矣則糧乏之說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若以謂虜寇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累年以來偽境固已畫宿州為界矣安今茲陰導狄人無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泰蓋莢歲得八百萬緡之利彼必以謂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則通泰在我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則力不能犯通泰者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設使通泰益莢為彼所有彼必漕益汴長江而上長江之利日

與我爭雖欲只保江表亦將驚擾不得奠居不惟我失煮海
之利雖天塹之險亦不足恃矣利害所係至重大然則淮甸
豈可以不固守而力爭臣所謂守脩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
也一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有二說焉一則規度
駐蹕之地一則操秉統御之權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
伏思汴都宗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
之有本源綱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蒞四方舉
而措之無復難者睿意所向未嘗不在此可謂得其要矣
將復中原蚤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
有過于建康者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

昌七八年間山川形勢在江表者覽觀規度至詳熟矣未幾
遷居建業使曹氏父子睥睨逡巡而不敢進晉之五胡濁亂
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叛臣劇賊陵犯之類終不肯捨
此而他涉由此觀之將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于
建康者豈錢塘蘇臺所可比擬建炎已酉行宮告成無何金
寇兵火殘毀邇來亦既繕修稍已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脩
雖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畢亦未可以遽
議駐蹕也固淮甸之說臣已粗陳於前矣今距防秋終半年
爾防秋以前經理淮甸宿兵捍脩足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
不能再肆侵軼則來春鸞輿駐蹕建康方議恢復中原此乃

舉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者此也一
臣所謂操秉統御之權者自頃虜騎長驅犯我北鄙士卒暴
露迄今十年結草而廬枕戈而寢師旅之衆所在厭兵而苦
戰厭苦之意萌則勇銳之志消勇銳或消而望其立功難矣
邇來士氣奮厲戰輒克捷遂立却敵之功如此之盛臣既仰
觀陛下神武英斷命將出師度越前古遠甚雖宣王有常德
以立武事異世同規若合符節豈臣愚陋所能窺測萬一大
抵將帥之用士卒招則聚麾則散非命之進不敢進非命之
退不敢退去來前却唯所欲無不如志雖使之蹈白刃赴湯
火無甚難之色人主之用將帥將帥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之

以將帥用士卒者用將帥將帥以士卒聽命將帥者聽人主
則天下之大軍旅之衆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運動圖維以一
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餘地矣左氏曰師能左右曰以詩稱
于以四方頌武王者然則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也史載
韓信自謂將兵若高祖善將將然則善將將者亦王道帝王
之事也國家待遇諸帥爵位極矣寵錫至矣眷渥優矣事權
重矣前古所謂以四方善將將者陛下淵衷操秉深自得之
幹旋轉運沛然閑暇雖天下英雄之難駕御者亦得服而用
之矣惟陛下于以四方善將將者當留神而加意焉則數十
萬之衆趨走奔命之不暇豈復有慢令難使者哉夫如是何

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操秉統御之權者謂此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此也一臣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何以言之濠泗襄鄧以北陷偽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謂載粟帛以遺之招情游而養之也推原厥由非我棄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廬之累雖欲從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被蒙祖宗德澤涵養既久且深其耆耄少壯日夜望思咸懷僕后來蘇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縻偽境威力驅使雜醜與我交兵豈其人之本志也哉臣愚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物色詢訪覆驗情偽願從則隨宜存拊欲歸則畀以糧使人人知聖度寬宏海涵天覆原恕

脇從一視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眾有遁心我往伐彼則前徒倒戈開門迎降所至如歸無與我敵者孟子曰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其斯之謂歟晉羊祜行平吳之策未嘗殺吳人視祜同于父母吳人歲饒歸者如市惟其平居無事之日祜得其民者如此後杜預王濬得以兵破其國易于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隔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徠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獨何不思加惠哉累年以來數十萬兵戍于東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軫卹黎元禁戢料斂詔令丁寧誠心孚信寔惠及民非異時俯偃

三才圖會卷之八十八
空言同日而語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親征下詔東南之民咸知陛下親屈至尊蒙犯霜露不憚躬臨為生靈計德至渥也雖小民無不願効財力助國討賊是以預納苗稅及和賣絹錢之類盡竭所有爭先供輸無復難色其說以謂向非車駕之來安知私屋之藏不為盜賊所有此其所以樂輸而不病也雖然臣竊聞大軍驟移教萬之衆廬舍闕乏無以庇風雨蘇秀等州各修簾葦箔椽柱不免賦之于民此亦當然非甚難者然此諸州類皆澤國教百里間地勢平坦水田彌望葦寔生之不產竹木織葦為席尚可力為徑寸之竹拱把之木迥出浙東極為難得軍期急遽日限逼役至有徹屋取

椽三倍市席者其為煩費過于預納錢穀之數臣願明降詔旨自今春無屋宇處廬舍之備但如向年臨安人給價值或隨所產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徑寸尺丈則民免煩費且復及期易辦不至悞事而後時矣加意吾民至此則無復可議者所謂綏懷之畧莫若惠吾民者也臣謹條具如前伏念臣識闇見遲料事不工建言無取非適今也遽承明詔出於望外雖務整竭何補毫釐至于智慮淺陋論議迂闊冒貢狂瞽之說仰瀆淵聽則臣之罪無所敢逃謹昧死條具以聞

韓樞密肖肖對臣伏聞邇者賊豫怙終金人同惡舉兵侵犯深蹂兩淮警報初傳群情大震陛下睿謨自定神斷必行親

御戎衣天臨吳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奮身逆摧賊鋒所向
 俘馘虜氣阻奪潛師遁逃信悔禍之自天知戡難之有日夷
 夏疎動中外驩呼臣世荷國恩常叨樞近顧當斯際竊食祠
 宮既不能畫半策以贊帷幄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以展行
 陣之微效進退惟谷夙夜靡寧敢望聖度兼容溫詔下逮訪
 以急務俾之盡言拜受兢慙因知所措伏讀再四喜極而淚
 昔者帝堯舍己而稽于衆大舜與善而取諸人夏禹之拜昌
 言漢高之屈群策惟聖虛己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
 仰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臣敢不一二條列試為陛下言之
 聖問首曰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為之者功必倍因其利

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修德修政以
 待之時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紹興二年以備從
 班獲陪外廷未議恭被詔問攻守之策臣時輒不自揆對言
 終當用兵蓋如晁錯之論七國以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虜
 猶是也繼因賜對再具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
 意擇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
 睿斷濟成大勳二疏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前陛辭之
 日亦嘗面奏和議蓋權時宜以濟艱危他日國步安強軍聲
 大振理當別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向蒙俯記清衷則
 攻戰之利臣固先知矣况臣親見女真等軍嘗至川陝者皆

三朝正史卷之十
十
畏服西兵勁銳善戰有難敵之語今茲入寇韓世忠等三大
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銳頗多西人臨難敢前屢挫敵衆
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震虜意必搖若以斯時教道並
進此有犄角之勢彼受腹背之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
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在昔漢運中微新莽縱暴民懷高
祖文帝之德謳吟思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
之業田單以即墨兩邑餘衆敗燕于百勝之後蓋以燕用間
言剽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後且復發掘壘墓慘及死者人
懷悲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祖宗之澤
海內涵濡垂二百年人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虜寇比歲

暴我中原此其可以攻戰二也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
歛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偽境親所見聞比復僉發使臨行
陣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書曰僕我
后后來其蘇倘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萬全
之舉一怒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何常賊之
情偽難察者番偽入寇信曰守禦有方彼多失亡因其寤覺
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旋即奔竄然金虜自恃威強反成敗衄
犬羊之性切于復仇况又狼子野心萬一內懷詭譎有如子
胥教吳分三師以敵楚之計我出則歸我歸則出亟肆而罷
之則比寇甫還他酋繼至方喜其去以微警又乘吾怠以來

寇脫或少失隄防豈不動致驛騷故欲議于戰攻當先飭于守脩遠若川陝固有吳玠及宣撫使司之兵守脩之宜諒自為計唯是襄荊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繇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脩則無所不窺今若無事而概為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有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守如七尺之軀不過教處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裡險要必已熟講至于兩淮之所當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官僚諳練古今察知形勢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儲積某道可以轉餉以臣

以至器械財用戰船水軍之屬一皆素具無或取于臨時脩在敵先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守脩之地其地臣固不能盡知亦未易盡言姑舉所聞見本當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古南北之所必爭者也晉敗苻堅百萬之衆寔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為重至若魏人欲制吳則鄧艾先耕壅于壽春周世宗謀江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蓋壽州據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邇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連潁蔡可以直抵京師北虜入亦先安重兵于壽春而濟自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闚覷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是縱敵人在吾戶限之外

不復可以為固不當以利遺人更為賊有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謂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足便可扼險而固守而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既已勢孤難必責其固志况復力弱豈能抗于敵鋒且徂連歲之無虞謂可泰然而坐視守備既缺斥堠不修遂致蕃偽之兵如踐無人之境雖既往之不咎豈方來之可忽抑聞虜在承楚州形勢孤絕旁無障塞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于攻取而終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係產益地分虜既規取淮甸私指此以為外府陰加保護以為後圖借曰不

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將奏功而韓世忠劉光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曰妄揣以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或朝廷未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偽亟爭臣愚以謂張將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况二將若在淮南藩籬可謂深固若謂不欲致疑虜寇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慝生事但當嚴加約束俾守封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揚勅榜告諭遠近以示兼愛生靈之德意可矣聖問又曰措置之方臣竊以為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守備

已備陳其宜其于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莫善于紀律軍行急務無先于糧餉至于號令必有總攝權力必能急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抑強憤之眾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以為吊伐之師然軍行紀律多利鹵獲今欲削平僭亂止當取彼凶殘又若其民寔吾赤子况聞偽境之民深苦貪暴日望王師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犯事之兵恐嗷嗷之望宜勅諸將嚴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木牛流馬之運而糧食不繼因無成功先王出兵荊州敵國震動至遷都避之而關羽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偽境雖稔聞山東河洛之間

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偽境兵火之餘戶口凋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寇往來無不蚕食豈敢保其尚有餘糧在昔運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涸不通之處陸運則旁恐恐無移用轉餉之人要須預計有無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能左右曰以號令不能使之聽權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曰能左右之也唐以九節之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散雖以李光弼之威嚴郭子儀之寬厚勢不能自制其兵由無統帥以一之不知所聽從故也今諸大將之兵自立庭戶一有纖芥利害未免更相離疾其能詘己以徇國家之急始末之見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師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眾

合數萬人隱然自成一軍遇遣諸將並進攻討總統之號令
 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
 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
 仰前代君臣之遇合相與有為必先有素定之論然後見之
 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諸葛亮之初見先主王猛
 之初見苻堅凡厥指陳皆有定論後所設施不愆本謀今者
 措置之方非陛下與二三大臣謀謨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
 幾臨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緣懷之略
 竊以畿甸山東閩河之民怨金虜之多暴苦偽齊之煩苛臣
 前已槩言之矣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彼

念虜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猶童孺脫性命于盜
 賊之手虎狼之口復親依父母之慈愛忍復他適哉要在擇
 羊祜陸抗之屬以為守帥擇卓茂魯恭之屬以為令長俾之
 悉廣陛下之德惠輯而附之以招其餘逃聽風聲扶攜而至
 者勢必日衆矣比聞諸將俘獲僉軍恩旨悉貸不獲自援而
 歸者加以官資賜以金帛給以土田重以宴犒雖文直女真渤海
 絕域異類所以優假安全之恩意亦莫不倍至况今淮南江
 東西荒閑之田至多謂宜具述陛下所為愛養元心之誠心
 揭榜境上或選舊東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仗者使深入
 偽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遂

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濱之意也
 昔人有言彼民與此同是天意與民意同無不成之功蓋民
 心悅則天意得以此德聲益廣而北舊疆可傳檄而定尚奚
 血刃轉戰之勞哉恭惟陛下天縱之能日躋之學萬事統紀
 灼見微渺而衆美不居隆恩蓋載如臣固陋慙愚豈足以策
 大事殫蠡管之小識進其誠款蓋直罄胸臆與親所見聞無
 復文飾本末具夷偽之情終始言天人之助至于高為迂濶
 之談力持持難行之說臣皆不敢為也况番僭歷年用兵人神
 共怒古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兼臣
 昨在軍前聞金酋頗有厭兵之意其軍衆亦甚思休息特粘

罕兀室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貳縱未能
 亟加天討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也爾後姑復通使經
 理種_七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以成臣蝼蟻之願伏望
 陛下俯從人欲無失天時因得而慮失得勝而彌惧思嘗膽
 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逆之餘燼拯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
 之大憤以為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奕世愛君之心寔海宇
 臣民憂國之美輕瀆冕旒臣無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